

译介之旅

# 《萨拉戈萨手稿》： 一部来自18世纪欧洲的奇幻史诗

□方颂华



萨拉戈萨



2020年就要从“未来世界”变成当下的现实。在步履不停的时间长河中，我们可以做的只能是随着时代的潮流亦步亦趋。我们每天从网络中获取、接收各种信息，也每天都生活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网络中，无论是自然的创造还是人自身的创造，都司空见惯，惊奇渐渐变成一种陌生的感觉。但惊奇依然存在，或许，它只是化身思想的奢侈品，难得一见。比如这本《萨拉戈萨手稿》。无论是译者、编辑还是读者，读过的人无不约而同地用这样一个词来评价它——“奇书”。

《萨拉戈萨手稿》是波兰贵族扬·波托茨基(Jan Potocki, 1761—1815)于1797—1815年间创作的一部法语作品，讲述年轻军官阿方索赴马德里人伍途中在山间被困66天的奇遇，在这段日子里，他与形形色色的人相遇，这些人向他讲述了种种奇妙的故事。随着故事的进展，阿方索游离辗转于梦境与现实、信仰与怀疑、生与死、喜与悲、爱与恨之间，直至谜团最终向他揭开。

这部形式上很接近《十日谈》《一千零一夜》的作品，在作者生前仅出版过占全文比重很小的节选本。由于大量手稿难于寻觅，存世部分又版本不一，恢复该书原貌成为出版界几代人的目标。直至1989年，第一个完整定本才最终形成，该版本经法国柯尔蒂出版社(Corti)编辑、整理并独家出版，中译本则由浦睿文化经柯尔蒂出版社授权推出。仅凭原先散佚不全的版本，该书就吸引了多位名家的关注。普希金、华盛顿·欧文均为其创作过同人作品，卡尔维诺编选的《怪诞故事集》里，第一个故事就出自此书。1965年，波兰导演哈斯将《萨拉戈萨手稿》改编成电影，获得科波拉、斯科塞斯、大卫·林奇等名导的鼎力推荐，布努艾尔甚至在自己的作品中直接借鉴了该片的部分元素。那么，《萨拉戈萨手稿》的奇究竟奇在何处呢？

## 《萨拉戈萨手稿》的自身之奇

《萨拉戈萨手稿》的奇首先在于结构。如果借用戈夫曼“框架”的概念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全书有两个主框架并存。其中之一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年轻军官阿方索奇遇的框架，另一个则是戈梅莱斯族长为考验阿方索设下重重谜团的框架。在主框架下，另一位主人公普塞人首领所叙述的故事构成了二级框架，这也是占全书比重非常高的一个框架。而在这二级框架下，还存在一层又一层的次级框架。

换句话说，全书66天的故事基本上是用嵌套的方式讲述出来的：甲在讲述第一个故事时，会夹进一段乙向他讲述的第二个故事，而在这第二个故事讲述的过程中，又会出现乙从丙那里听来的第三个故事……如此反复，最多时可达五层关系，成为一种“连环嵌套”。

除嵌套结构外，全书的故事还大致被自然切割成6个“十日谈”（作者原先设计的是60天的故事，后修改为66天），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一种对称分布的布局模式。比方说，两个主框架就是阿方索的奇遇故事和戈梅莱斯族长的故事，它们精准地处在小说的开篇、中心点和结尾；而作为族长主要辅佐者的魔法师，他在第一个“十日谈”出场，他家族的故事在最后一个“十日谈”中展开。

既然有这么多的故事，就免不了要设计多元丰富的各类人物。既有风流放荡的骑士，也有勇敢守信的军官，有诡计多端的奸臣，风度翩翩的侠盗，精通几何学、哲学的青年，怀才不遇的全才作家，还有视荣誉为生命的决斗专家，拿朕钱当时尚的贵族，为爱情一再受伤的商人，在自然中自由生活的青春少女等。每个人物都令人难以忘却。虽然这些个体都存在自身的局限性，但恰恰是因为这样，才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故事、千变万化的风格，以及互为补充的视角，让书中的世界呈现出多元性和完整性。66天的故事始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并没有因为人物繁杂而成为松散的合集。因为某些人物会出现在多个故事中，以多线并存的方式将故事串联起来，甚至某个故事里留下的谜团，要通过另一个故事里的人物行为才能解开。

用音乐来比喻的话，《萨拉戈萨手稿》就像是一首波澜壮阔的复调乐曲，每位主角都在自己的声部内发出独立的声音，同时又通过主旋律与和声，跟其他人、跟整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《萨拉戈萨手稿》的“奇”还体现在类型上。这部小说成功地将各种叙事类型集于一书，一开篇，黑色小说、盗匪故事、神

怪故事和幽灵故事便牢牢捕获住读者的好奇心，接下来，流浪汉小说、浪荡子的故事、哲学故事、爱情故事进一步拓展了作品的宽度与厚度，最后的政治类、历史类小说又将读者带回现实世界。此外，书中有的故事借鉴了东方传说的风格，还有的能让人联想到当时被称作“高贵野蛮人”的北美原住民的故事，有几个故事无法在传统类型中找到准确归类，甚至还有类似中国相声中大型贯口的炫技式片段，如百科全书的目录，秘书的家谱等。

《萨拉戈萨手稿》力图将虚构与非虚构的现实融为一体。在大部分故事里，作者都有意识地将人物的经历与真实的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，使情节的转变与实际发生的历史转折事件形成有机的整体，仿佛故意困扰读者，让读者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产生疑惑。在最后的魔法师家族史中，作者更是回顾了小说中提到的所有重要历史事件，正是在这些历史事件的作用下，虚构与“现实”成为全书密不可分的合体。

奇幻创造者扬·波托茨基本人度过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。扬·波托茨基出身于波兰的名门望族，和当时很多东欧贵族一样，从小受法语教育。他第一位妻子的父亲是波兰元帅，他的表兄弟斯坦尼斯拉夫·科希茨基是波兰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象征性人物之一。

扬·波托茨基自幼周游列国，见识广博，1778至1779年间，在他十七八岁时，他先后游历意大利、西西里（当时尚未与意大利统一）、突尼斯、马耳他，并成为神秘的马耳他骑士团骑士，参加了对北非的远征；1781年，他在西班牙居住过一段时间；1784年的瑞士坦丁堡和埃及之旅将他带进文学创作的世界，促成他在1788年出版首部作品《土耳其和埃及之旅》。后来他甚至参加过一个远赴中国的使节团，但远征行动在乌克兰半途而废，扬·波托茨基最终与中国缘悭一面。

扬·波托茨基的青年时代正是欧洲社会剧烈动荡之际，他有意无意地扮演历史的见证者，1787年，荷兰发生反对联邦共和国执政威廉五世的起义时，他奔赴荷兰；1790年，他又来到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法国，以至于波兰国王派人对这位“波兰头号雅士”在法国的行动严加注意。扬·波托茨基更是一位爱国者，他生活在波兰一次次被瓜分的时代，为了抵御外侮，他两次入伍，1788年，他在华沙成立自由出版社，创建这座城市的第一个自由阅读室。

扬·波托茨基的学识极为宽广，涉及古物学、人种学、语言学、国际关系学等等，他出版过古埃及、古斯拉夫人的研究专著，也创作过戏剧剧本，组织过戏剧表演。扬·波托茨基还是一位冒险家，1790年，他乘坐热气球在华沙升空，成为波兰第一个乘坐热气球的人。

的故事，他在海上遇险但幸免于难，于是在一片未知的土地迎来种种奇遇。这类小说往往表达的是对传统的质疑，书中充满了几何思想的胜利。我们可以看到，《萨拉戈萨手稿》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这类作品的传统，可惜的是，这类作品基本属于通俗小说，立意不高，大部分未能传世，更难得为中国读者所知。

## （二）启蒙与前启蒙精神

17世纪下半叶、18世纪上半叶并不是只有传奇式的“手稿”类小说，这一时期是欧洲思想进入现代阶段的重要转折期，也是启蒙思想的直接源起点。

对传统思想的批判，首先需要破除中世纪以来主导人们生活的宗教理念。否定所谓的神迹，否定神谕、巫师之类的迷信活动，是启蒙理念形成前亟待清除的一大障碍。《萨拉戈萨手稿》开篇的神怪故事与幽灵故事以及之后对这些故事的理性破解，深刻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。

在质疑传统宗教、否定传统宗教中的糟粕后，出现了自然神论与自然宗教。《萨拉戈萨手稿》的第37天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自然科学家与神学家之间的辩论。

在社会道德层面，取代“宗教善功”的“社会善”(bien social)引发当时人们诸多讨论，曼德维尔的《蜜蜂的寓言》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。在《萨拉戈萨手稿》中，作者也借多位人物之口，从正反两方面，对人与社会的关系、社会应遵循的美德、社会秩序、善与恶的相对性等问题进行了阐述。

建立了社会共识后，科学与进步便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。在《萨拉戈萨手稿》中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数学和各种自然科学的内容，也能看到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。书中人物拉瓦斯创作的《百科全书》，更是代表了当时科学涵盖的全部范围和人们认知的限度。

## 《萨拉戈萨手稿》的壮阔背景

不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艺术领域，任何传奇风格、传奇作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。18世纪兴起的洛可可艺术，诞生之初让人感到新奇古怪，但它实际上缘起于对古典主义的批判、对巴洛克风格的变革。与洛可可艺术近乎同时代的《萨拉戈萨手稿》同样有自己的渊源。

对此，我们可以先通过书名“萨拉戈萨手稿”做一番简单的解析。

### （一）萨拉戈萨与手稿

作为曾经的阿拉贡王国首都，萨拉戈萨在书中其实只出现过三次，分别是前言、后记和正中部分（一段关于阿拉贡叛乱的插曲），它最终成为这部奇书书名的核心，自然不是毫无意义的。《萨拉戈萨手稿》主框架的历史背景是摩尔人与西班牙的历史纠葛，如书中所言，公元711年，摩尔人在直布罗陀登陆，从此开始了对西班牙近800年的统治。而摩尔人统治的最北端，就是当时被称作“萨拉克斯塔”的萨拉戈萨。也就是说，萨拉戈萨是基督教文明与异教文明碰撞乃至冲突的交汇点。虽然在18世纪这种文明史的概念尚未形成，但扬·波托茨基是位周游列国、对古代东方文明深有研究的博学家，自己的祖国波兰又深陷于被不同文明分割的处境，在他头脑中出现这种“文明碰撞”理念的雏形，是非常自然的。

说到“手稿”一词，这是17世纪下半叶、18世纪上半叶非常流行的一种小说体裁。随着航海业的发展、殖民主义的兴起，欧洲到美洲、非洲、亚洲的远行者越来越多，以遥远大陆为主题的奇幻书籍也成为深受欧洲大众欢迎的读物。这类书籍往往会以某部手稿开篇，这手稿要么是被一代代流传下来的，要么是后人神奇发现的，讲述的常常是某位传奇英雄奥德修斯式

的故事，他在海上遇险但幸免于难，于是在一片未知的土地迎来种种奇遇。这类小说往往表达的是对传统的质疑，书中充满了几何思想的胜利。我们可以看到，《萨拉戈萨手稿》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这类作品的传统，可惜的是，这类作品基本属于通俗小说，立意不高，大部分未能传世，更难得为中国读者所知。

## （二）启蒙与前启蒙精神

17世纪下半叶、18世纪上半叶并不是只有传奇式的“手稿”类小说，这一时期是欧洲思想进入现代阶段的重要转折期，也是启蒙思想的直接源起点。

对传统思想的批判，首先需要破除中世纪以来主导人们生活的宗教理念。否定所谓的神迹，否定神谕、巫师之类的迷信活动，是启蒙理念形成前亟待清除的一大障碍。《萨拉戈萨手稿》开篇的神怪故事与幽灵故事以及之后对这些故事的理性破解，深刻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。

在质疑传统宗教、否定传统宗教中的糟粕后，出现了自然神论与自然宗教。《萨拉戈萨手稿》的第37天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自然科学家与神学家之间的辩论。

在社会道德层面，取代“宗教善功”的“社会善”(bien social)引发当时人们诸多讨论，曼德维尔的《蜜蜂的寓言》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。在《萨拉戈萨手稿》中，作者也借多位人物之口，从正反两方面，对人与社会的关系、社会应遵循的美德、社会秩序、善与恶的相对性等问题进行了阐述。

建立了社会共识后，科学与进步便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。在《萨拉戈萨手稿》中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数学和各种自然科学的内容，也能看到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。书中人物拉瓦斯创作的《百科全书》，更是代表了当时科学涵盖的全部范围和人们认知的限度。

在科学与进步的大旗下，人对自身也产生了新的要求。过往社会的榜样式人物——以荣耀为准则的骑士与贵族，他们的形象在17世纪后半叶开始黯淡，扬·波托茨基在书中也对他们进行了或多或少的嘲讽。至于要树立起何种新的社会典范，扬·波托茨基在《萨拉戈萨手稿》中大致提供了两种假设，一类是后来成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哲学家，他们头脑敏锐，思想先进，但易遭社会冷落；另一类是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的商人，按照书中的原话来说，“商人必须严守极为庄重得体的行为习惯，才能维持住光荣体面的社会地位，毕竟，商人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，也为王权的巩固提供了坚实的保障”。

### （三）文学层面的致敬

《萨拉戈萨手稿》里提到过多部文学作品，但它最主要的致敬对象无疑是《十日谈》与《一千零一夜》。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杰作，《十日谈》是《萨拉戈萨手稿》结构的直接参考对象，扬·波托茨基起初将全书划分为6个“十日谈”，并用对称布局的方式置入人物的故事，最终虽然没有完全实现，但“十日谈”的痕迹依然清晰。

《一千零一夜》是在18世纪初译到欧洲的。这部作品让欧洲读者沉浸在美妙的东方梦幻世界中，并使他们发出这样的感叹，“论起说传奇故事来，没有哪个民族能和东方人相比”。此外，在《萨拉戈萨手稿》的第56天，扬·波托茨基还提到一部名为《跛腿怪》的作品。这部作品最初由西班牙作家路易斯·贝莱斯·德·格拉瓦于1641年创作，1707年，法国作家勒萨日在此基础上出版同名小说，此后，欧洲出现了多部同类型小说。这部小说虽然不是很著名，也不包含什么深刻的思想，但它反映了一种怪诞的、黑色的想象力，而这正是《萨拉戈萨手稿》的精髓之一。

## 译文

……在转了几个来回后，我终于看到那位陌生丽人进来了。我毕恭毕敬地走到她身边，看起来，我这副架势并没有让她感到不快。我不知道，我是否该为她在教堂外说的那句话表达谢意。

看着我窘迫不安的样子，她有意为我解围。她带着笑意对我说道：“按您上次的那套说法，归还失物时，有权领取一份合情合理的回报，于是，您凭着自己捡到像章，想了解我与像章上的人是什么关系。这关系现在您已经清楚了，那么您就不要再向我追问任何问题了，除非我又丢了什么东西被您捡到了，因为那样的话，您自然有权向我要求新的回报。可是，假如别人总看到我们在一起散步，那会很不妥当。再见了，不过，今后您要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，但说无妨，我是不会制止您的。”

说罢这番话，陌生丽人优雅地向我施礼道别，我也带着深深的敬意向她回礼。之后，我虽然身体已到了相邻的另一条路上，但目光还一直流连在刚才的那条小径。陌生丽人又转了几个来回才离开公园。在登上马车的那一刻，她最后望了我一眼，我感到，她的这道注视明显透露出几分对我的好感。

第二天早上，占据我心中的始终是同一种情感，我脑子里也一直想着这种情感该如何往下发展。我认为，或许过不了多久，美丽的伊内丝就会允许我和她书信传情。我是个从没有写过情书的人，我觉得，有必要在正式写之前先练习练习，这样才能把握好这种行文风格。我于是拿起笔，写下这样的一封信：

洛佩·苏亚雷斯致伊内丝·某某：

伴随着我羞涩的心跳，我的手在颤抖，它在抵抗，它拒绝把这个个字写下来。确实，这些字，它们又能表达什么呢？当爱发声时，哪个凡夫俗子能记录下它的原话？笔根本无法跟上它的节奏。

我本希望把我的想法都汇聚在这张纸上，但它们早已飘散而去。它们迷失在丽池公园的树丛中，它们停留在留有您足印的沙地上，再也不肯回来。

在这座公园里，草地比往日更加清新，茉莉花也竭力散发出缕缕清香，而您穿越的那片小树林，它的阴影正与您如爱侣般紧密相依，它珍惜这段情缘，于是使出浑身解数，要与灼热的日光抗争。而这一切，只是因为您从它们面前走过。可这里还有一颗心，一颗您常驻于斯的心，您将给它带来怎样的改变？

写完这封信后，我重读一遍，觉得实在是满纸的荒唐言。因此，我放弃了修改的念头，也不打算把它寄出。不过，或许是想让自己的美梦有始有终，我还是封笺盖印，并在信封上写了一句：给美丽的伊内丝……我随后就把信扔进一个抽屉。

接着，我有了出门的想法。在穿过马德里一条条大街小巷后，我来到向柳客栈门前。我发现这里是吃个中饭的好地方，而且可以避开讨厌的布斯克罗斯。用罢午餐，我就回到自己的客栈。

我打开信封的那个抽屉，信却不见了。我向手下询问情况，他们对我说，除了布斯克罗斯，再没有人来过。我敢肯定，信一定是被他拿走了。我非常不安，不知道他究竟会拿去做什么。

到了晚上，我没有直接去丽池公园，还是先躲进上次那家商店。没过一会儿，我看到载着丽人伊内丝的那辆马车出现了，布斯克罗斯手里挥着一封信，跟在车后面跑。他不断地打手势，不断地叫喊，车终于停下来，他亲手把信交进车里。接着，马车继续往丽池公园驶去，而布斯克罗斯走上了另一条路。

我不太清楚这一幕会以什么方式收场，但还是缓步向公园走去。在公园里，我看到丽人伊内丝与她的同伴坐在一条长椅上，长椅的椅背紧靠着一棵千金树。

她示意我到她身边去，并请我坐下，接着对我说：“先生，我必须向您讨个解释。首先，请您告诉我，您给我写这一堆废话是什么意思？其次，您为什么要请那么一个人帮忙？我很不喜欢他放肆的作风，我想，您也应该能看得出来吧？”

“女士，”我回答她说，“我给您写了这封信，这一点千真万确，但我原本并不打算把这封信交给您。我只是为求行文之乐才写这封信的，写完后就把它放进了一个抽屉，没想到信被这个讨厌的布斯克罗斯偷偷拿走了。我来马德里后，这个人就一直给我找麻烦。”

伊内丝笑起来。她带着欣喜的神情把信

又看了一遍，接着对我说道：“原来您叫洛佩·苏亚雷斯。那么，加的斯那位了不起的大商人，是他的亲戚吗？”

我回答说我是他的亲生儿子。

伊内丝又和我闲聊几句，随后便起身朝马车的方向走去。上车前她对我说道：“您这些疯言疯语我留着不合适，我把信还给您。不过，您可别把它弄丢了，说不定哪一天我会再找您要的。”伊内丝把信交还给我，同时还和我握了握手。

在此之前我还从未和女人握过手，我只是在小说里读到过这种事。但光凭阅读，我不可能准确理解其中的快乐。有了亲身体会后，我不禁感叹，这种表达情感的方式真是大让人陶醉了。我深深感到，自己是这世上最幸福的男人，在这样的情绪中，我回到客栈。

第二天，布斯克罗斯又赏光和我共进午餐。“怎么样？”他对我说道，“那封信被送到该送的地方了吧？看您脸上的表情，我就知道我做的事产生了良好的效果。”

第三天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确实需要向他表达几句谢意。

——选自《萨拉戈萨手稿》“第三十四天”，扬·波托茨基著，方颂华译